

【瞬華】

1

「啊，妳聽我說啊，我最近遇到一件很討厭的事……」沈晞坐下來，劈頭蓋臉的朝我砸下一句話。

「社團裡有一個很討人厭的女生，明明不是社長卻一天到晚管事情，而且——重點是——什麼都做不好。你能想像嗎？我們已經懶得跟她說話了，可她竟然還沒有發現！」

在咖啡店坐太久的話，頭髮會染上一種麵包和咖啡混濁的詭異味道。我默默地摸了摸捲度已經疲乏的髮梢，每天早上用慕絲和髮膠細心打理的捲髮，會隨著當天的溼度產生變化，因為我的頭髮很直，所以如果不好好花心思的話，是沒辦法捲出漂亮的長髮的。

「……你們不直接跟她說嗎？」

「沒有耶，但應該快了。我覺得這兩個禮拜之內一定會找個時間和她談談——畢竟大家都討厭她嘛，會在開會時直接說吧。」沈晞笑了笑，「不說的話，社長感覺很可憐唉。」

我抬起頭，沈晞垂在臉頰上的睫毛影子很美。「可憐」果然是一個令人退卻的詞。

如果允許的話，我最近想要把頭髮剪短。當然，是「我的」允許。已經有數次的經驗使我站在大鏡子前，幻想自己剪掉長髮幹練的樣子。人不可能因為突然變換髮型而蛻變出某些不屬於自己的性格，但我們總會肖想——卻遲遲落不下手，並且習以為常。

猶豫不決也是一種風格吧？而且是大家都擁有的大眾風格。

「沈晞，你知道焦糖拿鐵和榛果拿鐵的區別嗎？我喝不出來。」看見送餐的店員遙遙走來，我不禁脫口而出。她轉過頭，臉緣的輪廓線淡不可聞，幾乎融化在暖黃的燈光裡。沈晞和這家咖啡店的風格很搭，我心想。

「唉，是名字的差別嗎？我不是很清楚啦……反正我比較喜歡喝奶茶。」

聽見沈晞的回答，就像拋出去的球響起理所當然的回音。我注視著她身後大大的落地窗，一邊思考——她烏黑的長髮是怎麼保養的？雖然很多人不喜歡自然捲，可是擁有呆板長直髮的我，卻覺得蓬鬆的自然捲有著恰到好處的可愛。雨水落了下來，在玻璃窗上拖曳的速度緩慢到令人難為情，什麼時候斑駁了，上頭水痕不忍卒睹。我越過她的肩膀望向窗外，小學男童抱著球跑進屋簷下避雨，球卻掉了

1

下來。一下，再一下，球聲落地又蹦地彈起。

為了避免視線相交，我別過臉。

2

「你的頭髮很漂亮。」她曾經對我說，「杜拾楠，這個名字也很好聽。」

這句話來自一名我班上的同學，不是沈晞。

惹人憐愛的外表——仿佛全身上下都被他人的眼神包納，被擺在一張未知的鏡子面前，由不得自己做決定，只能被動的承受。那種細不可察的顫動，像是呼吸時響在腦海裡嗡嗡的回音，打著一種穩定的低頻潛伏。

鬆脫的恐慌不是一開始便造成的，而是逐漸滑落到無法觸及的地方。一回神，我們充滿太多能量，而失控的暴虐僅僅在一瞬間脫韁，難以自拔。

我並不喜歡這種感覺，無倫是主宰還是被主宰，卻也數次耽溺於被壓制的明確。

「你變胖了。」

「藍色很襯你。」

「如果沒有目標的話，以後要不要當公務員？感覺你很適合呀。」

試圖在一瞬間扮演別人話裡的形象，彷彿墨色相濃似的跌進那些句子中。連滾帶爬了許久，才逐漸發現讚美與品評是一件沒有主見的事。

理智應該要像古代女子咬斷指甲般的明確，指尖劃開吉他絃那樣的繃直。

可是我知道我不是。

「沈晞。」微微晃了神。沈晞從手機螢幕上抬起頭，染成一片藍瑩瑩的光。

「我的班上啊，有一個女孩子……」一個都是女孩子的班——我裝作思考的樣子托起下巴，沈晞點點頭。

「今天老師問有沒有人想擔任校慶攤位的總召集人，大家不敢舉手——雖然我知道應該蠻多人想當的。可是果然還是有點害怕吧，一個人舉手會不會很奇怪什麼的……」

最後她自願了，大家明明不希望那個女生當總召，但在她舉手那一刻卻又讓給她了。在這之後班上對活動一直都很冷漠。」我一口氣說完，摸著咖啡杯的側緣。

「我在想，之後的校慶該怎麼辦？」

「她知道你們不希望她當總召嗎？」沈晞問我。

「應該知道吧，畢竟她選上那一瞬間的氛圍真的很糟糕。有種降到冰點的感覺。」——為什麼明明知道卻要做這種事情呢？其實這是最想問的潛在問題。沈晞眨了眨眼睛，顯然明白我的心思。

「可能是真的很想做事吧，跟我們社團裡的那個人感覺很像耶。超——級不會

看臉色，應該說不在意嗎？感覺也不像，就是在刷存在感吧。」

她說道，一邊拾起桌上的餐巾紙，一邊仔細地彈開學校毛衣上的麵包屑。我低下頭，沈晞保養得宜的指甲上塗了一層指甲油，是像藍鯨那樣有質感的墨灰色。這種顏色要是換個人搽，恐怕會有指甲太髒的疑慮，可是她搽起來倒挺好看，突顯手白。果然還是要看對人。

刷存在感、吸引別人的注意，當他人做出和我們截然不同的行為時，可以不計理由地歸咎他們任何一項罪刑。這樣委實冤枉，不過他們也很自私吧？這不是逼著我們只能看她一個嗎——我總是情不自禁這樣想著。坦白會讓人受傷，可是壓抑卻會讓自己受傷。

我不禁想起和那個女生的一點回憶。

「你的毛衣也很漂亮喔。」我曾經笑著對那個女生說，很適合你。當時我們並不熟悉——儘管現在也不熟悉。近乎於禮尚往來，她微微一笑。如果讚美是雙向的，無形中亦是一種抵銷——這種語言並不會令人緊張或無所適從，彷彿雙方居處對等的平行審視，隱隱意涵著互別苗頭。

比起承受，更喜歡攻擊。因為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，就只能無能為力了。無論是友情還是親情，我們所能維持的平衡尚顯淺薄……成為大人就有辦法了嗎？我唯一想到的方法只有撒手不管，可若是如此，那也太寂寞了。

我絕對不要這樣。一邊想著，一邊退回熟悉的位置。某種意義上的且走且停，承受與攻擊並存，你說那是安全的地方？別傻了，只要覺得有必要，青少年在任何一個地方都能感到受傷喔。

「每次上外堂課的時候，她都一個人去——幾乎啦，看著她背影的時候，我總會不禁猜測：她心裡到底在想什麼呢？」

我並不了解她的想法，甚至百思莫解。她眼裡望出去的世界，是和我一樣的嗎——我竟萌生出這樣的念頭。

我們穿著一樣的校服、坐在同一間教室上課，可如果畢業之後，在路上遇見肯定也會像陌生人一樣疏離。

「其實她本來不用這麼辛苦……私底下人也蠻好的，做事能力也不錯——所以大家才沒有阻止她當總召。只是，怎麼說呢……果然還是太嚴厲了，雖然她說的大致上都沒錯啦，但圓融一點還是比較好吧。」

為了掩飾話語中的譏諷，我停下來喝咖啡，沈晞似乎也正在思考，一時無話。

是呀，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？

只是不知不覺變成了這個樣子吧。

她也是在一瞬間鬆脫，然後漸漸滑落到無法觸及的地方嗎？那個與我們毫不相及的地方，只要這樣一想，突然就有點吃味。

難受的不安感瀰漫至全身，我在忌妒她麼？好像變成討人厭的女生了。怎麼辦。

反正她聽不到嘛。沈晞微笑，啜了一口奶茶，說起了自己的事。

3

接著說什麼？啊想起來了，是社團女孩。

「我們社團的那個女生，擔任的幹部是活動……雖說如此，但她幾乎搶走了所有的社團的內務。連社長也曾經很落寞地對我們說：『我好像都沒幫上什麼忙。』」

「這樣好像有點討人厭啊。」我附和道。

沈晞點頭：「是呀，上次弄社服的時候，美宣畫了兩張圖給大家選，結果他竟然以用色太多(價錢會變貴)為理由退貨，最後自己畫了一張拿去給廠商。美宣氣到說不出話呢。」

我點點頭。「最近這種自作主張的人越來越多了。」

如果不配合大家的步伐的話，很容易失去與他人之間的關係。我想起班上那名女生舉手的瞬間，視線越過她的肩膀，背後是藍的扎眼的天空。「朱子顏，你想當總召嗎？」台上同學的聲音像皮球一樣彈起，餘音呈放射狀擴散至我耳際。

「是的，我想當。」朱子顏義無反顧，空氣在一瞬間停滯。

「好……還有人想要舉手嗎？提名也可以喔。」台上的同學又問了一次，我屏住呼吸。每個人的視線都彷彿精心設計般交叉錯落，無情的更迭，讓一切顯得理直氣壯。

我不禁注視著她的背影，幾乎是想把眼神烙印在她身上那般強烈——你為什麼要舉手？小小的背影沒有顫抖，像是唯一的主角，突兀的荒唐。

「沒有人嗎？那就拍手通過嘍」

焦糖拿鐵和榛果拿鐵有什麼不同？真希望她能從我眼前消失。我一邊恨恨地想，同時深感無力，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我一直在看著她。

我想當嗎？一個念頭竄過腦海，可是我從來沒有舉手過啊。

光線突然亮了起來，窗簾布被風吹起的瞬間，我的視線模糊不清。

「最近那件事情也是……」沈晞的聲音響起，我連忙回神。

「關於拍攝成發本，因為大家不想穿社服，所以決定用私服來拍。你知道嗎？她當天穿的那件衣服超級難看！是真的很難看的那種，沒騙你……」沈晞絮絮叨叨地說著。外面下的小雨還沒停，因為是沒有窗簾的大落地窗，所以看得很清楚。

「私服的顏色以黑白為主，她穿了一件白色的洋裝又帶著一個紫丁香色的包包，那個包包真的太恐怖了——我應該拍下來給你看的，唉……」

唉？等等。

紫丁香色的包包？我不禁愣住。

那個顏色，我見過——有一個女生有類似的……

「沈晞，你說的那個人，叫做『朱子顏』嗎？」

太知道了。我試探性的望著她。血液在一瞬間凍結，心臟卻如鼓點，不會那麼巧吧？沈晞愕然，眼神游移不定。

「是叫朱子顏沒錯……怎麼了嗎？」

塗著豆沙色口紅的雙唇朝我開開合合。思緒劇烈搖晃，腦袋像是浸在水裡一般，渾沌的有點暈眩。

直到剛剛我們到底都做了什麼？

「……我方才跟你說的那個女生，也是朱子顏。」

很有趣吧，我們剛剛都在說同一個人耶。心頭的聲音一如慣於譏誚的口吻，你知道嗎，我們在說同一個人哦。

「啊……是嗎，好巧喔！居然——不過這樣感覺好奇怪哦，哈哈。」她的目光閃爍了起來。我漸漸看不清，肩膀之後是藍的扎眼的天空，還是淅瀝的水珠？

這麼一想，朱子顏的確是戲劇社的。

她上次請假的原因，似乎正是為了社團和廠商協調降價的問題，畢竟那件社服也太誇張了，簡直是把彩虹畫在上面。我親眼目睹。

然而這些都不重要，無論是將功還是將過。重要的是，沈晞討厭朱子顏——沈晞之所以討厭朱子顏，會不會也是因為我討厭她的關係呢？

而沈晞，又知道多少我所敘述之外的實情？

巨大的沉默橫互在我倆面前，我們就像卸掉了全身鎧甲的敗兵，第一次那麼的深痛惡絕。不過是想讓朋友的心再靠近一點、再維護一些，那樣簡單的念頭，輕易且庸俗的隱身於每個人心中。

這時我想起了她突兀的背影，身後混合著大片大片的藍色天空。

清冽的。刺痛的。一刀一刀刻在腦海之中，她緩緩轉頭，我別過臉。

你也曾有過吧？只不過想要有個人來維護你罷了。不計代價地，我們都困身於大眾之中，交出了單獨的個體，換取一致的認同。

最普通，也最煎熬。

4

「沈晞，不好意思，我去一下洗手間喔。」

不待她點頭，我鑽進了可以躲避難題的廁所。

有點不敢再想下去了。

5

我啊，其實並不喜歡墨灰色像藍鯨一般的指甲，卻喜歡繃直的吉他弦。

「有人想當副召嗎？」班長的聲音迴盪在耳際。

陽光眩目之下有種失重的徬徨，窗簾之外一定也是清冽刺骨的藍天。

仿佛看見朱子顏的背影。在落地的同時，終於到了我們無法靠近的地方。明明很可憐，我卻無法移開視線——因為她同時也散發著光，那種微小的、惹人憐愛的光芒。

是我所沒有、沈晞也未曾擁有的，足以令我們仰望的光。

想要抓住那道光——

「我想當。」一隻手舉了起來。這一定會是未曾有過的體驗。

「我，杜拾楠，想要當副召。」

我聽見自己這麼說。

心跳咚地躍起，跌進藍天般清爽。甜甜的，刺通的。有著極度不舒服的顫慄感。

「拾楠？好……還有人嗎？沒有就拍手通過嘍。」班長的聲音不再重要了。

已經都不重要了。

那樣突兀到荒唐的背影，好想擁有。

朱子顏一定聽得很清楚吧。知道嗎，我也可以喲，成為像你一樣的人。

焦糖拿鐵和榛果拿鐵有什麼不同呢？我不知道。可是只要多喝幾次，一定能夠發現其中的不同。

豆沙色口紅、紫丁香色的包包、失去捲度的長髮、彈跳的皮球……還有剝蝕盔甲的難堪，這些太難為情了，根本不想觸碰。

還未擁有百毒不侵的內心，卻提前喪失了熱淚盈眶的能力。一個拋兵卸甲的人，像一楨普通的城市風景，淡漠又疏離。沈晞如是，我亦如是，都顯匠氣。

這會是我嗎？瞪著洗手台上的鏡子，你一定知道的吧。

想要改變啊，想成為那個、幻想中短髮性格的自己。

甜甜的，刺痛的。心臟似乎正在冒汗。像藍天一樣清冽正直，讓人目不轉睛的光，我好想擁有。

望向鏡子裡頭的自己，顫抖著，深吸一口氣——